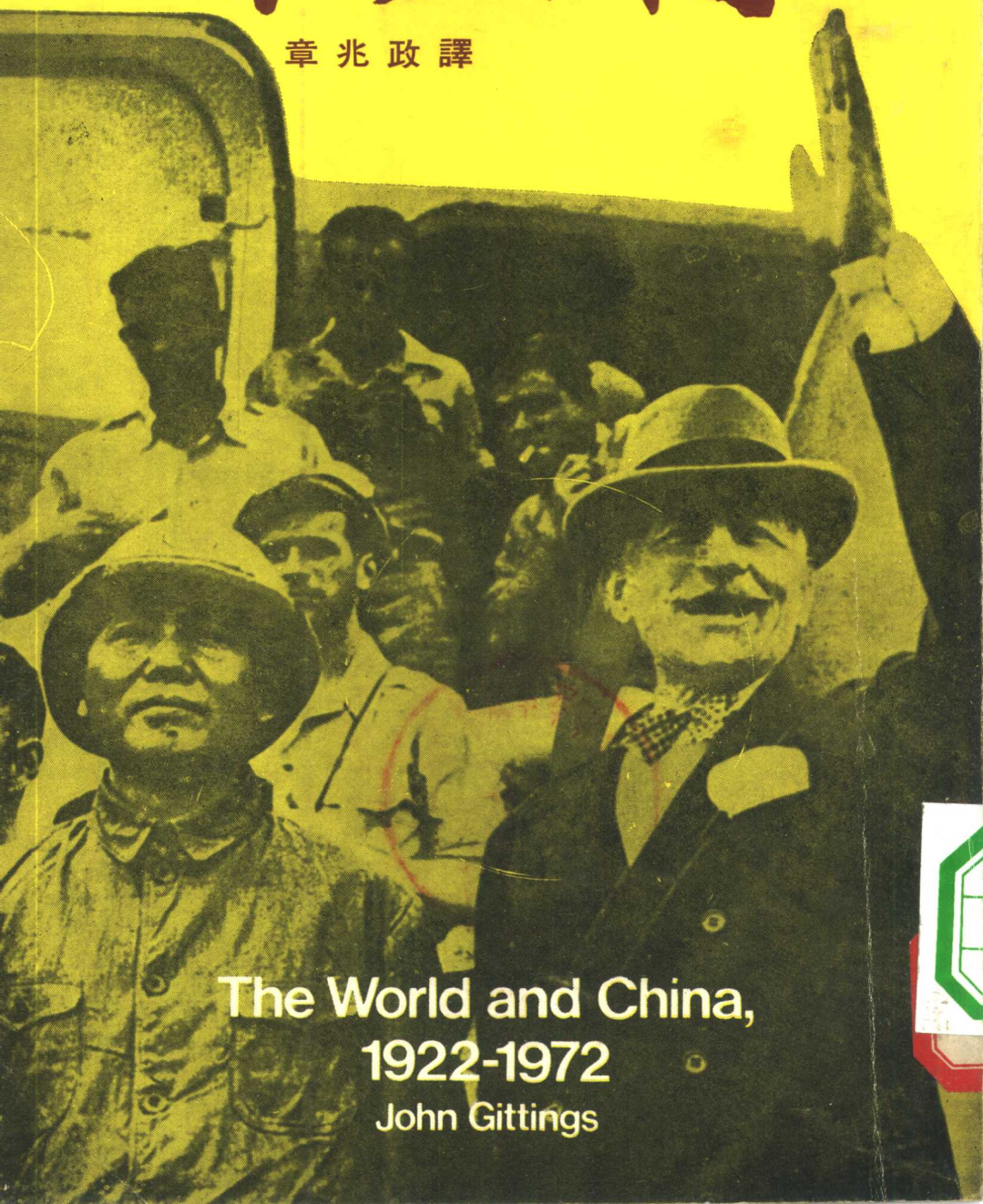


(英) 約翰·吉廷斯 著

世界與中國

章兆政 譯



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
John Gittings



世界与中國

(英) 約翰·吉廷斯 著

章兆政 譯

七十年代雜誌社

·版權所有·

世界與中國

作者：(英)約翰·吉廷斯

譯者：章兆政

出版：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灣仔聯發街十五號地庫

電話：5-283674

承印：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西環第二街一二九號

一九八〇年十月版·定價港幣十二元

目次

緒論.....一

第一部 世界與中國革命

第一章 香烟與剝削：開場白.....九

種植美國烟葉 勞工關係 紙烟稅 英美烟草公司面對競爭 帝國主義的含意

第二章 半殖民地主義和星星之火（一九二八—三四年）.....三〇

毛的半殖民地理論 有關殖民主義的其他理論 居於少數派的毛氏

第三章 走向殖民地：統一戰綫（一九三五—三八年）.....四九

利用矛盾 戰爭的進步性質

第四章 帝國主義戰爭和它的矛盾（一九三九—四二年）.....六六

地圖、金錢、動機 帝國主義戰爭 戰爭的性質 蘇聯與中國 「矛盾」的轉化

蘇日條約 德國侵略蘇聯 珍珠港事件之後

第五章 從莫斯科到華盛頓（一九四三—四五年）.....九二

認同的程度 共產國際的解散 美國干涉的現實 迪克西使團怎樣來到延安

提供美援的提議 美國的拒絕

第六章 綢停的神話（一九四六—四八年）……………一二二

在華北的干涉 美國軍事顧問團 剩餘設備和援助 貿易與滲透

美國政策的基本原則 共產黨的反應

第二部 世界與人民共和國

第七章 與莫斯科的關係（一九四六—五〇年）：同盟還是對手？……………一五一

毛對世界的看法 一九四六—四八年間蘇聯人的表現 與蘇聯結盟

意識形態：劃清界綫 一個秘傳的故事

第八章 與華盛頓的關係（一九四九—五〇年）：圍堵還是承認？……………一七八

承認問題 以貿易作為武器 圍堵政策 是誰在「挑戰」？

第九章 朝鮮戰爭的考驗（一九五〇—五三年）……………二〇〇

決定出兵 蘇聯的角色 板門店談判 朝鮮戰爭的結束 越戰的終止

第十章 朝獨立外交政策邁進（一九五四—五九年）……………二一九

台灣海峽危機（一九五四—五五年） 對美關係的探討與開展 中國觀點的改變

第三世界的問題 對蘇聯的疑慮

第十一章 毛澤東和帝國主義……………二五二

和平的展望 迎頭趕上西方 對美關係 核武器 中間地帶

第十二章	毛澤東與蘇聯·····	二七三
------	-------------	-----

團結和平等	學習與比較	理論上的分歧	中蘇爭執的深化
-------	-------	--------	---------

結論：	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	三〇四
-----	----------------	-----

附錄：

英文縮寫	注解
------	----

緒論

這是一部中國外交政策的構思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構思以往是而現在也是屬於毛澤東的。故事開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時中國的革命者，包括毛在內，都在深思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革命的聯繫。故事結束於七十年代，這時中國革命已久，但在與外國力量相處時仍然面對着巨大的、包括理論上的和實際上的難題。尼克遜總統一九七二年二月到北京訪問，不是中國長期尋求國際安全的終結，而是朝着這個方向所作出的另一系列努力的開端。

人們有時會說，中國共產黨人對外邊世界既無興趣亦無所知，他們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勝利之前，他們只是追隨着「蘇聯路線」，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幾年仍然如是。事實並非這樣。在兩次世界大戰進行和道其中的時期，中國各種政治立場的民族主義者都極之關注國際局勢。這是由於實際上的需要，亦是出於自願的選擇。大多數具有政治表達能力的中國人，都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活生生的例子來宣傳鼓動革命，這些例子在條約港裏、在鐵路幹線上、在支配了中國工商業的外資企業間，觸目皆是。革命的過程很多時直接受到國際局勢發展的影響。這裏舉出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十二年間的幾個例子：日本侵華，歐洲戰爭爆發，蘇聯先後與德國和日本簽約，珍珠港事件，美蘇先後干涉中國，美國佔領日本，蘇聯不鼓勵中國革命，美國資助

各殖民勢力重返東南亞，冷戰勢力集團的形成……。

如果中國人「傳統上只關心中國」，不理會周圍萬花筒般變幻的世界，他們便會輪掉革命。相反，毛和他的同伴在這方面豐富的著作顯示，他們非常懂得需要把革命與世局聯繫起來。在革命時期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們在地理上受到孤立，但他們對世局極為關注。還有，他們認為中國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是中國革命的主要矛盾，所有其他矛盾都要從屬這個矛盾。此外，雖然他們試圖避免與蘇聯「路線」公開不和，但在幾項重要問題上兩者之間亦出現關鍵性的分歧。大致上說，中國人以他們自己的言語和他們自己的切身情況為考慮，作出他們自己對國際事務的分析。

毛澤東分析外面的世界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時所表現的洞察力和決斷力，與分析國內社會情況時所表現的一樣。早在一九二八年，他獨自領悟出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的主要特點——「半殖民地」形式，並且從中引伸出一項重要的理論。中國因為受到幾個外國勢力的壓迫而不是受到單一一個外國勢力的支配，所以情況是較好而非較壞。列強之間的爭奪，以及因而引起的中國本身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為革命製造了更多肥沃的土壤。革命力量所要做的，就是正確估計這些內外矛盾的比重，利用那些與革命有暫時共通點的因素，以打擊主要敵人。

為求簡便起見，從這裏起，我所說的「中國人」是指中國共產黨人，不論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或以後的，除非是需要把他們與國民黨區別時。

這個理論很簡單，但却需要很清楚的分析，避免經常來自莫斯科的那種概論化教條。正如我在第二和第三章顯示，毛的半殖民主義理論是中國革命所有最重要戰略概念的起點。爲求將之實行，毛在三十年代遇到相當大的反對力。不過在抗日戰爭期間，這理論已變成中國人對世界的中心看法（第四和第五章）。它所包涵的戰術上的彈性，使毛在一九四五年初尋求美國而非蘇聯的支持。四年後這又使他毫不含糊地偏向蘇聯一方，與斯大林（在相當困難的情形下）談判結盟。二十年後，同樣的原則——區別面臨中國的主要和次要矛盾——把邀請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的行動合理化。

毛對世界看法的第二個特色對於七十年代的中國外交政策也是很重要的。這最初出現於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間的關鍵年頭。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單獨與國民黨軍隊進行內戰。美國不再保持中立，而它的調解又極之偏袒蔣介石，給了他相當多的軍事援助（第六章）。斯大林勸告中共不要打仗，恐怕這會影響戰後兩大集團的平衡。毛從他的延安窯洞提出一個對國際局勢的分析，所強調的不是美蘇之間的鬥爭，而是兩大強國之間的革命戰場——包括中國及其革命的「中間地帶」。雖然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可能需要妥協，但在中間國家裏對帝國主義和爲革命作戰的人不一定要跟着做（第七章）。從一九五八年起，這理論的一個增訂本又再指出蘇聯的追求東西方和解，不但與民族解放鬥爭無關，而且有害。六十年代末期，兩個超級大國被視作「既勾結又爭奪」，把它們的意旨強加在世界其他各國——最廣義的「中間地帶」之上。

從上面的提綱可以清楚看出，我這本書主要是關於中國外交政策背後的構思和它的實踐，

而我認為毛是這些構思的思想泉源。其他中國領導人，尤其是周恩來，他們在各個時期對制訂政策的貢獻是相當大的，但我認為他們的角色基本上是毛的宏圖的執行人，儘管他們之間對怎樣理解這個宏圖有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上的差別和它對中國內政（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關係是一個尚待研究的巨大課題，但這不是本書的主題。雖然這樣單一化地討論中國外交政策可能是稍為過份，但毛的看法無疑在這方面是很關鍵的，必須要先掌握毛的看法，才能談論其他領導人的政策的差異。

至一九四九年時，中國已經歷了一個世紀多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在這個世紀中，中國的外交是先對帝國主義力量作出反抗，然後是被迫共處，後來是試圖減輕，最後是化解它們侵略的結果。當毛寫道「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時，他所表達的是一項普遍的信念。就是中國以外的人也不會與他爭辯這個講法。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國的外交關係差不多完全是取決於外國勢力所採取的行動和對行動的反應（通常是敵對的）。

較不明顯但同樣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仍然為倚賴外國的政治所累。在美國的敵視和蘇聯的友誼之間，中國仍然為外來壓力所限制。這兩個強國都不是在平等的基礎上與新的人民共和國建立關係，而華盛頓要求的條件更為苛刻（第八章）。蘇聯至少與人民共和國有一個思想上的聯繫，暫時地，還有共同保衛東方免受西方威脅的戰略利益。

在朝鮮戰爭中，中國積極地拿起武器保衛這項共同利益，但這只顯露了倚賴蘇聯的危險性，同時更清楚地顯露了與美國共處的艱巨性。（與越南戰爭比較，美國在朝鮮戰爭的政策只

受到很少的注意。在第九章，我將會簡略地談論一下兩個方面：美國在停火談判上的不妥協性和恐怖轟炸政策。這與一般對這場戰爭中美雙方表現的看法有所不同。）

朝鮮戰爭後，中國終於能夠開始嚴肅地尋求一個獨立的外交政策（第十章）。隨著冷戰稍為回退，而民族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變成一股力量，中國亦覺得可以從局勢的鬆弛獲益。中國人以極大的技巧慫恿美國進行談判，但經歷三年仍未能把杜勒斯的鐵甲打凹。另一方面，蘇聯慢慢開始與西方進行和解，中國則被排斥在這個過程之外。這個不平衡使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分歧更為尖銳化。至五十年代末期，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沒有進展，對蘇聯的「聯盟」又全失去信心，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也只有有限度的發展。如果說在建國頭十年間中國以倚賴換得孤立，並非誇言。

在理論上，中國人可以向美國（雖然這意味着放棄台灣）或蘇聯（雖然這意味着無條件地服從蘇聯的政策）讓步。其他的領導人可能會向其中一方妥協，但毛沒有這樣做。一九四九年之後毛對外交事務的正式發言絕少發表，而且大多是很官式的，但文革期間收集了和流傳有大量「非官方」的材料。這些材料顯示了毛對中國外邊的世界長期的而又活潑的關注，和他對制訂外交政策的直接影響。對於美國和世界「矛盾」的一般發展，毛的看法是冷靜的，但長遠而言是樂觀的（第十一章）。在建國十年後，毛認識到要與過去分手。美國不會與北京在平等基礎上建立關係，直至中國擁有足夠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對於蘇聯，毛亦心平氣和地接受了必然會與其分裂的事實（第十二章）。他把中國的革命經驗與蘇聯的比較，決定避免斯大林和他的繼承人所犯的錯誤，並且公開地討論。他堅持坦率地批評蘇聯的學說和外交政策，如果它們損

害了社會主義集團的全面利益的話。毛的態度確保了隨着蘇美進行和解而來的中蘇分道揚鑣不會被掩飾起來。在六十年代初期，他親自加入中蘇共的論戰，把彼此的分歧暴露出來。

一九二八年，在蔣介石血腥鎮壓共產黨後，毛以其對半殖民地中國美好前景的分析，抵銷了他的追隨者的「悲觀主義」。在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間，毛又以其從延安一個窑洞對世界的看法，把那些對內戰的結局感到悲觀的人重整起來。在六十年代初期，中國又再陷於孤立，毛以其思想的信念加上對改變中的勢力平衡的精闢分析，再一次帶領國人度過艱苦的年頭。

既由於國外亦由於國內的因素，毛把文化革命看作對中國是必須的（結論）。文革的結束在時間上與國際局勢的轉變吻合，中國終於在外交上達成長期尋求的突破。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席位，與美國開展了實際上的關係，以及與世界大多數國家開展了外交關係，這些都是華盛頓而非北京作出轉向的結果，與毛主義外交政策的長遠努力是一致的。不過在同時這亦牽涉到一系列的問題——或中國人所說的「矛盾」，我將會在最後的結論中簡略地談談。

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指出，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或之後，中國對國際事務的討論和分析，既非教條的產物，也不是為狹隘的民族利益政策辯護，亦不會隨着國內政治的轉變而自動轉變。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其立足點是中國的也是馬列主義的，是一個試圖了解有關因素和它們對中國的影響的嚴肅努力。我們對它應該感到有興趣，不但因為它幫助我們了解現在和將來北京的外交政策背後的動機，還因為它本身是對一個我們與中國人共有的世界事務的重要看法。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第一部

世界與中國革命

第一章 香烟與剝削：開場白

「標準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國內地活動已久，正如當然傳教團一樣。有人打趣道，這是美國在中國的三項重要活動，三者的口號都是「讓那裏有光明」。①

毛澤東在革命中途的一九四〇年寫道：「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新民主主義論」）這類直言不諱的論調很容易會被人當作爲「主義」而不加理會，事實亦曾如此。要掌握當時毛和其他領袖所面對的這句話背後的現實，就要花一點理解力。有人亦會說，「帝國主義」一詞意思含糊，毛甚至沒有以列寧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範疇對它作出定義。不過毛對於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所作所爲的知覺是健全的，那是他的親眼觀察。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試圖感受一下二十年代「半殖民地」中國生活的風味，我們亦需要一點想像力。所以在這第一章，我將會填補這個空缺，講述當時在中國的一間主要「帝國主義」公司——「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的活動，這間公司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賴以爲生。

*

*

*

鴉片是十九世紀中國的特色進口物，而二十世紀初期一種遠較典型的進口物是美國維珍尼亞州的烟草。這並不是說烟草業的數量和價值可與鴉片業的數字媲美，後者差不多提供了西方在中國的商業活動的全部資金。在中國的西方帝國主義的形式和方向已經轉變和趨於多樣化，烟草只是進入中國市場的幾種外國貨品之一，逐漸打擊土產和製造新的消費形式（效果是這樣好，以致七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烟癮極大的國家）。對中國經濟滲透的方式亦已改變：逐漸進口（烟草）種子比進口烟葉更為重要。在三十年代，百分之九十的中國香烟是用美國種子在中國種植的烟葉捲製的。鴉片和香烟的基本相同點（除了二者都是用來吸食這點外）是它們代表了不同情況下的帝國主義經濟工具。另一個相同點是，二者都被有意地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使他們受苦。

西方香烟最先是在十九世紀末期進入中國的。中國人普遍吸食的「土產」烟葉（其實是十七世紀從菲律賓傳入的）是用烟管或作為鼻烟吸食的，但因為其質量較差，故此不宜用來捲製香烟。所以英國的出入口商試圖改變抽烟的習慣，據說一間公司曾把一包包的香烟撒在上海的街上，讓人去撿。一九〇二年，英美烟草公司建立起它在中國的第一間香烟廠，它可以僱用廉價的勞動力，但要大量進口美國烟葉（在美國或其他地方例如土耳其種植）。

這只是一個過渡步驟。一九一三年，該公司向華北的一些農村傳入美國種子，向他們提供有利的條件和貸款，引誘他們種植。山東、安徽和河南等省份一些地區的土壤和氣候條件適宜種植這些種子，在數年間，這成為了山東東部、河南中部和安徽北部等大片土地的主要農作

物。這些地區有些以前亦有種植土產烟葉，但通常都不是這樣大規模。二十年後，據估計這三個主要產地有一百八十萬名農民種植美國種的烟葉，每年總收成達一億七千萬磅。②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總趨勢是紙烟逐漸代替傳統的管烟，佔據中國市場的越來越大部分；而美國烟葉，不論是進口的還是當地種的，則逐漸代替土產烟葉。整個過程就是用一種高質和高成本物品逐步代替一種較差和較廉的產品。在一本由美國商業部出版的手冊中，美國駐華大使館商業隨員對這個過程有準確的描述，作為其他外國利益應該學習的成功事例：

對中國的香烟貿易的規模無疑是最佳例子之一，顯示在該國通過一個有系統的市場建設和發展一個完善而周密的宣傳、批發和發行系統所能帶來的結果。

吸食香烟是一個在中國最近才興起的習慣，但今天它常被引用為一個非常的例子，平均極窮的人民使用奢侈品。③

英美烟草公司很快就變成中國農村中外國貨品最大的經銷商之一，在各處派遣代理人向地方官員尋求特惠，打擊本地競爭。它分佈之廣和政治影響力之大，有如「瑞典火柴公司」（雖然它與日本火柴競爭甚烈），出售火水和煤油給中國農民的「標準石油公司」（另一間英美合資企業），和出售肥田料的德國「埃勒斯公司」。正如三十年代一位研究中國外資的權威指出：「有關（中國）出入口貿易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比較少數的大公司控制了大多數的投資。」④而